

《桃姐》之後又一講述香港媽姐的故事

都市快報

11.10.2013

撰文：丁思諺

今年北京青戲節上演的《暗示》，頗讓人回味。這部香港浪人劇場出品的戲，極具香港文化特色——取材香港獨特的社會現象、用粵語演出，還特別呈現出香港這座國際化大都市裡，緊張生活中人們迷離與孤寂的精神狀態。

故事以香港一個曾經存在的獨特行業“媽姐”（終身不嫁當女傭）為主線展開，全劇只有兩個演員：攝影師馬仔和從外鄉來港當“媽姐”的唐若冰。馬仔幼時曾被“媽姐”撫養，按推算，唐若冰比馬仔大約四五十歲，簡直可以做這小少爺的外婆。但導演巧妙地將不同時空中兩顆心靈的歷程，編排在同一個舞台之上。與《暗戀桃花源》的跳進跳出不同，《暗示》的兩個故事，既可謂“各說各話”，又可謂“遙相呼應”，原本是兩個獨角戲，卻彷彿有種宿命般的悲愴——因為這兩個人的處境是如此的相似。

為了將兩人故事中的相似性呈現，導演使用了幾件道具作為兩個故事的連接點。第一件是紅色高跟鞋，它是女性魅力的象徵。對於一個終日穿白布衫黑褲裙，出入菜市場，扎著大辮子立誓終身不嫁的女子而言，媽姐永遠沒有機會穿上它，但她的工作又只能使她對主人的奢華生活抱有小心翼翼的仰視。

在馬仔的故事裡，這雙紅鞋屬於他迷戀的女孩子，當年的校花變成職場得意的女強人，而馬仔自己，仍是一個落魄邊緣人，他未曾會想到有一天能與她再續前緣，亦不知這段感情會走向何方。

但好景不長，馬仔的情人告訴他，這段露水情緣終將沒有結果，她要嫁給別人。她請求馬仔幫她拍攝婚紗照。這一次鏡頭要拍攝的雖然是如花美眷，卻是更殘酷的真相——情感被扼殺，被撕裂，被迫向現實妥協。這時，馬仔戴上舞台上那個白色的馬頭（第二件重要道具），拖著長長的破碎紗衣走過，他的背影如此傷痛，像一個被放逐的君王。這個馬頭，在上一場戲裡是他小時候的玩具，而此刻，卻變成了掩蓋他破碎內心的面具。

這時的唐若冰，也在經歷著“失去”。收到來信，得知父親病逝的噩耗，她木然呆坐，心如死灰，連最後的掛念也失去了，她已是一個沒有家的人。如果說馬仔的孤獨是源自“女神”愛情理想的破滅，那麼唐若冰的孤獨則來自對自己漂泊無根命運的折服。她與代寫信人之間那剛剛萌芽的情愫，也隨著她將辮子

挽起梳成髮髻的儀式，而終止了。此後，她便慢慢老去，像一朵還未盛開就已枯萎的花，年輕時的心動，迴首看去，顏色也已經淡得看不見了。誰又會知道幾十年後長大成人的“馬仔”，有一天也會體味到這馬里亞納海溝般深邃的孤獨呢？

像取暖的刺蝟，太遠怕冷，太近怕痛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香港這個紙醉金迷的城市裡，似乎特別難以把握。人們平行地生活著，雖不相交，生活的軌跡卻如此相似。都為情所傷，為孤獨所困。相比馬仔的困惑，“媽姐”那從一而終的純真與忠誠就顯得特別可貴。

（丁思諶：戲劇發燒友，書評人，現居北京。）

故事以香港一個曾經存在的獨特行業“媽姐”（終身不嫁當女傭）為主線，透過她的生活來觀照現代人的心靈。